



问道东江源 看山水传奇

——三百山的豹变之路

□赖永生



在赣南与粤北交界处,有一处国家5A级旅游景区,她的名字叫作三百山,也叫三伯山。

与世上任何一座名山一样,三百山不仅有宝藏,而且还有故事。这里古木参天,水流清澈,珍禽异兽生息其间,奇花异草遍布其里。这里曾经是赣巨人的乐园,也是一代代安远人民秘而不宣的宝地。这里不仅是香港同胞饮用水的源头,也是国内外游客心心念念的打卡点。

“山重水复疑无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。”从荒野野岭到旅游胜地,三百山成为一部与时俱进的山水传奇。

曾经的赣巨人乐园

三百山位于南岭东段北坡余脉与武夷山南段西坡余脉交汇处,是安远县东南部诸山峰的统称。南北长约30千米,东西宽2.8千米至13千米,面积197平方公里。其大体范围,涵盖今三百山镇全部、凤山乡大部、镇岗乡东部、欣山镇东南部及高云山乡部分村落。

三百山名字的由来较为复杂。大体说来,主要有五类:

一是“三百坑说”。古代文献相关记载中,最早的提法是三百坑。明嘉靖版《赣州府志》卷二《山川·安远·水》在介绍“三百坑水”的时候这样写道:“县南四十里。源出三百坑,东流九洲河,始通舟楫。入龙川。”这里虽然没有明写三百山,但写到了三百坑。有三百坑在此,三百山之名自在其中。二是“三百座山峰说”。说三百山境内有三百座山峰,大约说的是概数,并非确指。三是“三伯公说”。古人为纪念明朝三位劫富济贫的好汉陈均庭、杨均堂、胡均启,因而称之为“三伯山”。安远方言中“百”与“伯”同音,“三伯山”遂与“三百山”混为一谈。四是“三百亩田说”。说是清乾隆年间,有陈姓族人在山中开垦良田三百亩,故名。五是“三百座山寮说”。说是三百山境内有三百座山寮,因而得名。

由于山深林密、地广人稀,远离尘世喧嚣,三百山自古以来就是各种动物的乐园,其中不乏赣巨人。

关于赣巨人,早在2000多年前,《山海经》里面就有这样一段文字:“南方有赣巨人,人面长臂,黑身有毛,反踵,见人笑亦笑,唇蔽其面,因即逃也。”赣巨人生长在南方,有点像人,但又不是人,手臂很长,全身黑色,长满毛发。脚跟在前,脚趾在后,与人类相反。嘴巴很大,笑起来时嘴唇翻卷,能够把面部遮住。与人类不亲近,一见到人就逃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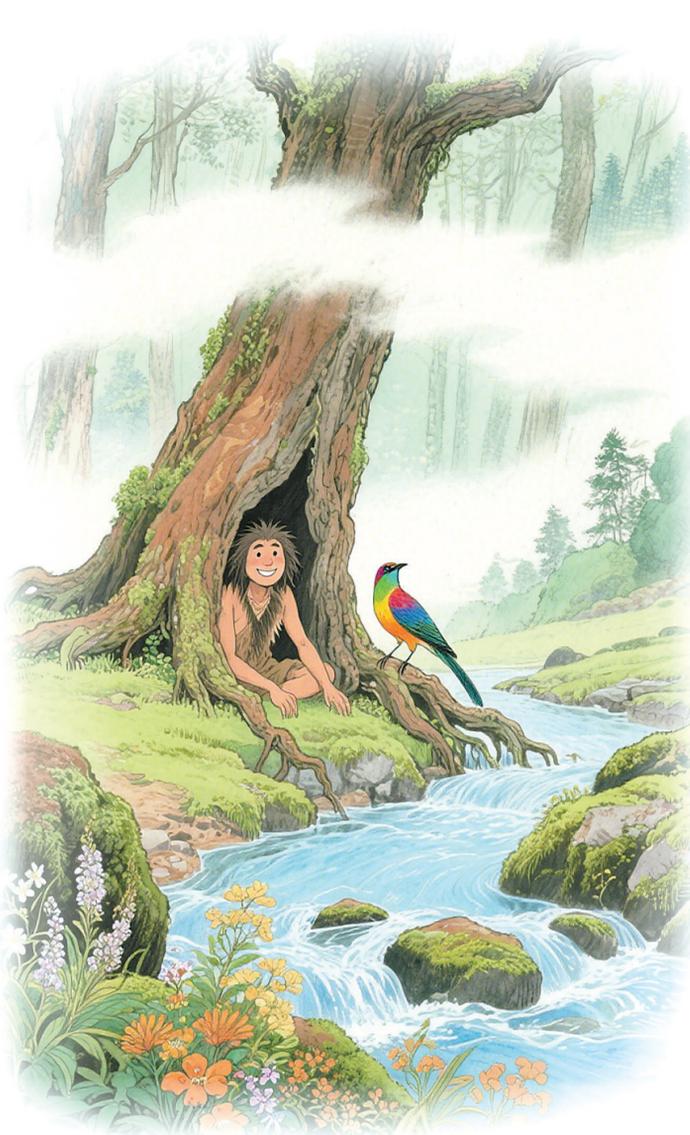
《山海经》里面说的南方,范围很广,也很模糊。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,晋代干宝《搜神记》、南朝祖冲之《述异记》、南朝邓德明《南康记》、北宋乐史《太平寰宇记》等史籍中,则明确提到“山都”“木客”在南方的活动区域。从相关著述来看,赣巨人主要活动在江南和岭南的部分地区,包括交州(今越南北部和中部、我国广东雷州半岛和广西南部一带)、汀州(今福建汀县)、庐陵(今江西吉安市)和虔州(今赣州市)这些地方,其中尤以汀州、虔州最多。而在虔州一地,赣县的上洛山(今属兴国县)、雩都的君山(今属会昌县)、安远的三百山属赣巨人最主要的栖息地。

最早记录三百山里有赣巨人的文字,出自清乾隆版《赣州府志》。在卷二《物产》中,有这样一段文字:“獬狒,即《山海经》所谓赣巨人。郭璞注云:‘即泉阳也。’邑以产是人得名。”在这段记载的后面,编者加了一段补白:“赣之山林今无。是物惟安远三伯山其神最灵……长者八九尺,短者止六尺。长者尤善走。人击钲群驱,一日夜能越数县地。”从中可以看出,到清乾隆年间,其余山林里已经没有赣巨人,唯有安远三百山里,依然还有赣巨人出没,而且“其神最灵”。可惜的是,三百山的赣巨人怎么个灵法,书上没有写,只是说赣巨人很善于奔跑。

赣巨人的别名很多,獬狒、泉阳、木客、山都、山鬼、山魈、人雄精等,安远人则习惯称之为绒家嫫。绒家嫫是好是坏,古书上没有说。但在安远民间,绒家嫫是个魔鬼般的存在。在安远民间传说中,绒家嫫头发很长,脸庞很黑,张牙舞爪,样子很是吓人。正因为模样恐怖,而且还会吃人,所以民间经常拿绒家嫫的故事吓唬小孩。

不过,有些地方的赣巨人则与安远县的赣巨人(绒家嫫)不同,不但吃人,而且还很讲诚信,甚至还会写诗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的《舆地志》记载,赣县



古代三百山曾是赣巨人的乐园。(AI制图)

上洛山有很多木客,体态像人,声音也像人,远远可以看见他,走近时他就躲起来了,有点“可望而不可即”的味道。木客能够把杉树砍下来劈成枋子,并将其聚于高处。且懂得交易之道,用杉枋换取当地人的刀斧。

著名数学家祖冲之在《述异记》中也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记载。南康和赣县均有山都,在深山树中作巢居住。山都不会轻易现身,平时难得看见他们。南朝宋元嘉元年(424年),赣县的道训、道虚兄弟二人上山,发现赣县西北十五里处叫余公塘的地方有棵大梓树,约二十围,树老中空,树空处有山都的巢穴。兄弟二人伐倒此树,取巢还家。山都看见了,对二人说:“我处在荒野,碍你们什么事?大木材到处都是,难道还不够?树上有我的窝,而你们却把它砍倒了。我要报复,把你们的房子烧掉!”果然,到了深夜,兄弟二人的房子发生火灾,被烧了个干干净净。

有意思的是,民间传说木客还会吟诗。“酒尽君莫沽,壶倾我当发。城市多嚣尘,还山弄明月。”《全唐诗》里面的这首诗,据说就是唐朝末年一个木客写的。由此可见,在唐宋时期,赣南山区一直有木客活动。

由于历史资料的缺失,目前无法确定三百山上的赣巨人是否与赣县、南康等地的山都、木客为同一种类,也不知道安远民间传说中绒家嫫的活动时间和活动轨迹。也许,在没有人类活动之前,三百山地区就已经是赣巨人的休养生息之地。也许,不仅仅是三百山,整个安远县(包括明朝后期从安远县分出去的寻乌县)都可能存在赣巨人活动的足迹。至今,在安远、寻乌两县民间,仍然广泛流传着绒家嫫的故事。

清乾隆四十七年(1782年),安远人口已达180714人,相当于今天安远县人口总数的一半左右。随着人口增长,三百山的深山老林渐被开发,自然环境越来越不利于赣巨人的生存。加上人为的捕猎活动,赣巨人数量急剧减少。

在清乾隆版《赣州府志》里,有记载关于捕猎赣巨人的情况。对于赣巨人的消失,清同治版《赣州府志·山川》中有这样一段文字:“三伯山,东联仰天湖,南络龙安、符山二堡,旧传有獬狒,即赣巨人也。今无。”清同治版《赣州府志》编纂于同治十二年(1873年),可以看出,最迟在1873年,三百山里已经没有赣巨人了。

逐渐苏醒的宝山

考古发现表明,早在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晚期,三百山外圈的镇岗乡赤岗岭就已经有人类居住。由于三百山地广林密,又有猛兽出没,加之远离交通要道,所以长期以来都在沉睡之中。山中虽有些许人类聚居地,但

大多村庄不大,人口零星。居民生活以农耕和狩猎为主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经济发展相当缓慢。

明嘉靖年间,《赣州府志》已经对三百山有了记载,但寥寥数语,惜墨如金。到了清乾隆年间,《安远县志》对三百山的记载开始清晰起来。“三伯山:东联修田坊仰天湖,南络龙安、符山二堡。内有铁山嶂,产铁。乾隆十年,县令何兰奉查,有损民居、田墓,申详严禁。盘亘数十里,丛菁密林,嶙峋幽谷,獠穴(按:穴,清同治版《安远县志》作‘狄’)鹿,藪藪无数。春夏瀑布飞流,滩乳石激。水流入广。”仰天湖是远古时期火山活动形成的遗迹,具体位置在欣山镇大坝村境内。獠指的是猕猴,狄是古书上说的一种长尾猴,鹿是一种小型的鹿,当地人叫鹿仔,不就是猪,此处指野猪。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,三伯山的范围很大,东起修田坊(今属欣山镇)仰天湖,南至龙安堡(大致相当于今凤山、镇岗两乡)、符山堡(大致相当于今三百山镇),绵延数十里。这里有古木森森,也有鸟鸣啾啾;有怪石嶙峋,也有险滩飞瀑。莽莽林海里,生长着无数的飞禽走兽。一股股山间清泉汇作东江之源,一路向南奔涌而去,流出江西,流入广东,流到香港,流进千家万户。

三百山至少有三项宝藏,一个是铁矿,一个是温泉,一个是东江源。符山堡境内有一铁山嶂,与长宁县(今寻乌县)毗邻。该地出产铁矿,清朝初期即已开采。因为当地人大多不会炼铁,所以大批外省、外县矿工聚集符山。有一批无赖之徒,成群结队,盘踞山谷,偷挖铁矿严重影响了当地居民生产生活,加之破坏了民居、田园、坟墓。安远县衙门虽然屡加封禁,但禁而不止。更为严重的是,清雍正七年(1729年),长宁知县邓鹏混擅自准许长宁人在此起炉炼矿,引起了重大事端。后来,赣州府派人前往弹压,拆除了炉座。过了几年,盗采至风又起,搞得乌烟瘴气。清乾隆十年(1745年),安远知县何兰向江西布政司反映情况,要求严厉禁止开采。获批后,何兰鼓励当地群众垦田种地,在难以开荒种地处栽种树木柴薪,以资日后需要。何兰植树造林之举,为保护三百山和东江源开了一个好头。

除铁矿之外,三百山境内还有“汤泉”,也就是今人常说的虎岗温泉。

虎岗温泉在符山堡虎岗(今三百山镇虎岗村)龚氏房屋旁边,泉水源自山上,多股热水从石英斑岩与花岗岩的裂缝中溢出地表。关于虎岗温泉,老县志里记载了一个故事。明嘉靖年间,符山堡来了两个外人。他们对当地人讲,温泉的水之所以热,是因为地底下有“火珠”。如果当地人愿意卖,他们愿出100块大洋买下“火珠”。当地人听后,一

时间议论纷纷。有人认为,100块大洋可以买很多东西,这笔交易划得来。有人认为,虎岗温泉是上天赋予虎岗、符山乃至全安远人民的宝藏,绝不可贪图蝇头小利而一卖了之。也有人认为,100块大洋虽然不是小数目,但分到每家每户手里,每人分不到多少钱,还有可能因为分配不均而伤了和气。最后,众人一致决定,温泉不但不卖,还应该加以保护,世世代代共享大自然的馈赠。

或许就是这种敬畏自然、爱护自然的习俗源远流长,安远人民似乎天生就有一种守护自然的责任感。

三百山是广东珠江干流之一——东江的源头,也是香港同胞饮用水的源头之一。古代有一句民谣:“江西九十九条河,只有一条通博罗。”意思是说,在江西所有河流中,只有一条河往南流向广东省博罗县的东江,其他都流向赣江。这条流向广东博罗的河流,就是发源于三百山东部的镇江河,古代叫作安远水。

东江源的重要性主要源于香港同胞的日常用水需求,尤其凸显于大旱之年。1963年,周恩来总理下令修建东深供水系统,引东江之水缓解香港用水困难。1965年3月1日,东深供水工程正式启用。从此,东江源头水源源不断流入香港。

三百山的新生

因为东江源,沉睡亿万年的三百山,渐渐地苏醒了。

自古以来,靠山吃山是山区人民赖以生存的主要生存之道。在三百山地区,除少数山民从事小手工业或充当贩夫走卒之外,大多数山民以开荒种粮、捕鸟猎兽、锯板烧炭、养蜂采蜜、采摘野果野菌为生。古时,“伐木丁丁,鸟鸣嚶嚶”是大山里最常见也最激动人心的乐章。“伐薪烧炭南山中”的日子虽然辛苦,但以木炭煮饭取暖、换钱换物未尝不是一件乐事。“昼出耘田夜绩麻,村庄儿女各当家”的生活看起来诗意盎然,但个中酸涩苦辣也许只有山民自己知道。

总结起来,三百山的个性大抵就两个字:低调。

低调到唐朝《元和郡县图志》都没有提到她,低调到宋朝《太平御览》都没有看上她,低调到明嘉靖版《赣州府志》都懒得直接记录她。

明嘉靖年间,江西吉水科考状元罗洪先在安远县待了几个月,走了不少地方。在他编绘的《广舆图》里面,虽然标注了好几座安远的山,却没有标注三百山。直到20世纪初,三百山才终于以其原生态的魅力,吸引了人们的眼光。

1921年,中国植物学奠基人胡先骕率领科考队从定南进入安远,来到了三百山下的凤山圩。胡先骕此行的目的,是到三百山采集植物标本。这次科考持续了一个多月,收集了大量植物标本和生态数据,发现了突托蜡梅等珍稀植物,推动了当地生态研究。胡先骕的科考团队还记录了三百山的植被分布和物种多样性,为后续生态保护提供了基础数据。

三百山虽然地广人稀,但却是个便于开展隐秘工作的好地方。大革命时期,安远县红色组织依托三百山地区山深林密的地理优势,积极开展革命活动。革命志士以仰天湖为中心,逐渐建起了安远县的第一个根据地,打响了中共安远地方组织领导下武装反抗国民党白色统治的第一枪。

革命的火光映红了天空,斗争的呐喊震惊了大地,将沉睡的三百山唤醒了!

新中国成立以后,三百山地区融入时代发展洪流,各项建设事业蓬勃发展,广大村民安居乐业,生活逐年好转,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。

1990年,时任安远县人民政府县长陈江林在翻阅《辞海》《安远县志》时,发现珠江干流之一——东江的源头在三百山,遂提出开发三百山旅游。此后,三百山整体规划稳步推进,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文景观建设有序进行。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的三百山渐渐褪去神秘面纱,大大方方走进大众视野。

2002年5月,三百山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。

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精心打造,三百山变了,变得更美了。旅游设施从无到有,景点建设从粗到精,交通条件从差到好。缆车有了,栈道有了,玻璃桥也有了。山活起来了,游客多起来了,知名度高起来了,曾经籍籍无名的东江源终于火起来了。

2022年7月,三百山景区被文化和旅游部授予国家5A级旅游景区荣誉称号。同年,三百山接待游客99.58万人次,是1998年至1999年接待游客10万人次的10倍,是1992年至1994年接待游客3万人次的33倍。

《周易·革卦》有言:“君子豹变,其文蔚也。”豹变原指幼豹成长过程中毛纹逐渐变得绚丽的过程,此处用于三百山的脱胎换骨、华丽转身,同样合适不过。

人间正道是沧桑。今以三百山视之,信然。

「雪都理学五子」之三
何春·罗田岩下观善者
□龚文瑞

暮春的干都,总带着几分湿漉漉的书卷气。罗田岩,清风徐徐,晨雾缭绕。顾盼之间,“观善岩”三个字扑面而来,令人心里一颤——那不只是刻在石头上的字,倒像是从五百年前的赣南土壤里长出来的筋骨。王守仁的笔迹早已深入岩壁,可那股湿润的力道,却依然能穿透时光,直抵人心。

明弘治十七年(1504年)便成为举人,诚邀阳明先生在罗田岩挥毫讲学的何春,就这样从历史的烟云里走出来。何春,是那种把学问种在土地上的人。

赣南的理学脉络,总绕不开家族传承。“读书志在圣贤”的训语,从来都不是说笑,而是一代代融进了客家人的血脉里。何春的长兄何泰,是明正德二年(1517年)的举人(后知武平县),弟弟何廷仁后来成了“江右王门”的中坚。夹在中间的何春,自小就有股特别的执拗——少年时便扬言:“世无周程诸君子,吾不当在弟子之列。”这份对真学问的挑剔,让他在正德十二年(1517年),先是不遗余力地组织罗田岩会讲,再是听闻王守仁在赣州开坛后,立即携带上次缺席的三弟何廷仁及管登奔赴。

那时的赣南,正处在平匪乱的紧张时期。平漳南的硝烟刚散,横水、桶冈及三洲的贼乱仍盛,王守仁却在濂溪书院开讲“知行合一”了。何春再见阳明先生,劈头便问:“心有动静,道难道也分动静吗?”先生莞尔:“道无分动静,只在人心是否澄明。”一语如晨钟暮鼓,何春恍然大悟,原来学问不是纸上的墨迹,是能照见生命的光。

正德十四年(1519年),何春做了一件让赣南学风为之一新的事——在罗田岩开辟观善岩。这里是周敦颐吟咏《爱莲说》的旧地,濂溪阁的莲香还未散尽;这里是王守仁聚众讲学的老址,“心即理”的语音还在萦绕。何春执钎凿石,在崖壁上开出一方天地。清阳明先生题写“观善岩”时,先生特意作了《观善岩小序》给他,说“善者,吾性之固有也”。

从此,这方石室成了心学的活水源头。晴日里,何春与同道坐在岩石上论“致良知”;雨天后,借着岩顶的雨水谈“心外无物”。偶尔兴起,便如孔子弟子般“舞雩咏”。那分学问里的洒落,多么像是何春对阳明心学最本真的践行。

秋风记得,这年重阳节登高时,何春写下了这样的一首诗《重九罗田岩登高夜步阳明先生游青原和黄大石(山谷)韵》:“秋风激牙齿,阁限不留埃。高怀登寰宇,鸟道复回回……池萍忽自约,有如心镜开。始觉天地性,小大无弃材……曾点学孔子,愿与童冠偕……”(载清同治版《零都县志》)诗篇中“阳明先生游青原和黄大石山谷韵”指阳明先生曾作《青原山次黄山谷韵》,而何春此诗既步先生原韵,又暗合黄庭坚《次韵周法曹游青原山寺》的用韵特点,形成三重唱和关系。

此诗是赣南阳明后学“诗教合一”传统的典型例证。何春将心学义理融入山水之中,使罗田岩从地理空间升华为精神圣地,他本人也通过诗学实践完成“士大夫—教育家—哲学家”的身份重构。这首诗不仅是何春个人心迹的写照,更是明代思想史“地方转向”的缩影。它提醒我们,真正的文化传承,往往在方志的新章、摩崖的残句、士人的诗篇中悄然延续,等待后世的重新发现与激活。正如罗田岩“观善岩”的石刻,几百年风雨侵蚀了它的凿痕,但阳明思想的种子,早已植入赣南的长山大河中,朴实的赣南大地始终回响着“致良知”的永恒命题。

中举后的何春,先后任诏安知县、舍山令、霍山令。可他从不把学问锁在书斋,而是让它生根在田埂、衙署、社学里。在任舍山令时,他把“孝悌睦邻”写进乡规,还在县衙旁说明伦堂,政务之余亲自讲学。有个老农告邻居占田,何春不急着断案,反而问:“他曾帮过你?”老农怔了怔:“去年还帮我收过稻子。”何春抚掌笑道:“这就是良知啊!若只为争地,反倒丢了本心。”后来两家和解,成了互助的乡邻。这样的故事,在何春的官宦生涯里数不胜数。他认为,致良知不是空谈,要在种地、断案、教孩子里见真章。

尽管,何春最后的时光交付给了官事,病逝于霍山知县任上,但故乡于都,永远铭记着他与罗田岩的点点滴滴。如今的罗田岩,因为周子遭受、阳明讲学、何春观善,整座山都衍化成了观善之岩、理学之山。濂溪阁前古柏翠千年,观善岩上峭壁生云气。自然,何春这个名字不及王守仁显赫,甚至不及弟弟何廷仁响亮,但他就像罗田岩的红砂岩,默默托起了心学传承的基石。真正的学问,从来不是书斋里的皓首穷经,而是像何春这样,把心学的光,照进耕读传家的日常,照到每一个需要温暖的普通人身上。

山风过处,岩缝里的蕨草轻轻摇曳。恍惚间,仿佛还能听见几百年前的谈笑:有何春执着的追问,有阳明先生豁达的应答,更有那份属于赣南的文化底气,它藏在观善岩的刻痕里,藏在《付言集》的残页中,更藏在每一个践行良知的寻常人心里。